

村上春树现在是个战士

当百分百译者遭遇百分百作家

“一个性情和文笔都能够契合的译者找到作者,或者作者碰到译者,是件很幸运的事,不光是对作者、译者本人,对读者对文学都是件幸运的事。你想在茫茫大千世界,这两个人能够相遇,概率是极低的。”

村上有个短篇小说叫“遇见百分百女孩”,那么对于林少华来说,村上应该就是那个“百分百作家”。1988年开始翻译村上的书,第一本是《挪威的森林》。当时林少华去日本进修,刚好《挪威的森林》上市,不管进哪个书店,一进门就摆了一大堆。“当时已经很畅销了,但我没怎么注意。第二年回国,北京一个老先生把我推荐给编辑,说这书叫我翻译肯定合适。”“看了后挺感动的,一段青春往事,但又不局限于青春。当时也没觉得它小资,也没想到它会走红,有点歪打正着。”

就这样和村上结下不解之缘,变成村上的翻译专业户,也打响了“林家铺子”的旗号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您见过村上几次?他像书中的主人公吗?

林少华:也就一次,03年年初。平时联系不多。翻译上遇到什么了,就写个E-mail问一下。

他给我的第一感觉,的确很像书中的主人公,真是文如其人。就是小说中男主角那种说话语气、句式、甚至用词。任何作家创作都会有本身的影子,但他是属于程度比较重的。他穿得也很随便。他一般很少主动发问,但你问他什么,他会答得很认真,也很长。

《城市假日》:在小说中,他会对人性的东西表示失望,比如小说中的男主角很不愿意要孩子,会说“如果长得跟我一样,多没意思。”村上也是这么想的吗?

林少华:他是不是真这么想搞不清楚,但至少事实上,他没有小孩。他大学期间就结婚了,也算比较早了。当然我也没敢问,你为什么没有小孩。哈哈。可能他在小说里表达了这一点吧。

《城市假日》:觉得自己和村上像吗?

林少华:长相肯定是不大像。性格气质有些接近的地方,不谋而合的地方。我自己也写点东西。翻译他的东西多了,文风多多少少有点影响。以前写东西不喜欢调侃,幽默感也不怎么样。翻译一二十年下来,多多少少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比如村上

看多了,很喜欢写长句子。

林少华: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开始句子很短,越来越长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也像村上喜欢爵士?

林少华:恰恰相反。所以翻译的时候特别困难,刚开始弄出了不少笑话。涉及到听的唱片太多了,我平时也听音乐,但都是咱们中国的古典音乐。村上是很喜欢听西方的,而且又是很现代的,音乐辞典也查不到。比如组合“beach boys”,本来是“沙滩男孩”,我不知道,就按照音译,成了“比奇豹易斯”。哈哈。好在读者里面有专业人士,会专门写信给我,列个表,英文是怎样的,约定俗成是怎么翻译的。现在我国固定请教一两个,北京有个搞音乐的,原来是读者,现在成了朋友,笑话也减少了。

《城市假日》:翻译了那么多书,您的生活有没有改变?比如原先不听爵士,现在听了?

林少华:我也尝试过,也试听过,但是觉得自己接受不了,节奏太强了,欣赏不来。一放就觉得叮叮咚咚的,有点心烦意乱。本来想补这个课,没补成。村上春树自己也说过,音乐这个东西过了一定年龄是没有办法的了。感觉变了,时过境迁。虽然我和村上年纪比较接近,他比我大几岁,但成长背景大不一样了。



《东京奇谭集》
村上春树著
林少华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定价:13元

《东京奇谭集》收奇谭五篇。分别为《偶然的旅人》、《哈纳莱伊湾》、《在可能找见的地方,无论哪里》、《天天移动的肾脏石块》和《品川猴》。

谭谭谈,奇谭即奇谈、奇闻之意。众所周知,村上小说的篇名大多声东击西,避实就虚,而这部短篇集却表里如一,果然是发生在东京的奇谭。小说通过偶然性突出了人生命运的神秘感。



早年的村上春树

“我们的都市小说,力度有余,温情不足”

《城市假日》:您觉得村上的小说为什么那么受欢迎?

林少华:有一点原因是和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。他的小说是所谓的都市小说,都是写城里人的事,大城市里的年轻人的感受。如果我们的城市化没有到一定阶段的话,读起来就会有隔阂。我们的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,有了这样的土壤,再加上小说中的背景基本是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不久的事,而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小说的背景很接近。

《城市假日》:很多人觉得村上描写都市人的心里特别纯熟并且深刻,我们中国也有很多都市小说作品,但感觉似乎都不是很到位。比如安妮宝贝、卫慧等的都市小说。

林少华:这有一个客观原因,

林少华,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,但更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翻译了20多本村上春树的小说,是村上的“御用中文翻译”。

上海书展,他为村上的新短篇小说《东京奇谭集》签售。米色工装衬衫和牛仔裤,感觉是很“村上”的打扮。聊得最多的,当然是村上春树的小说。大家都说村上“小资”,他却说“村上现在是个战士。”

文 见习记者 金丹丹

小资和战士

村上春树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“小资读本”。书中所描述的生活被“小资”迷们推崇,听听爵士乐,喝喝咖啡,生活细腻并且精致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您觉得他小资吗?

林少华:一半小资,另一半不。《挪威的森林》、1973年写的《寻羊冒险记》,加上《舞舞舞》,这几部是小资情调比较浓的。但是从《奇鸟形状录》往后,他好像不那么小资了。之前,只关心个人心灵世界,写个人感受、感觉,是对心灵世界的发掘。而从《奇鸟形状录》之后,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,应该对日本这个社会,对日本的历史,有自己的思考和发言,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。对日本二战期间的历史,他持的是批判的态度,从这一点来说,已经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粉红色小资情调了,已经有了火药味,开始向战士这个角色转变。可以这么说,在《奇鸟形状录》之前他基本上是个纯粹意义上的作家。之后,他向人文知识分子过渡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新书《东京奇谭集》是不是也延续了他的这种角色转变?

林少华:他准备写长篇。现在的短篇集是一个过渡性的作品。他的下一个长篇,很可期待的一点就是,一两个月之前,他接受采访的时候,对日本感到担忧,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感到担忧,他表示下一部作品会就这个写。下一个长篇如果涉及到这个,那么从《奇鸟形状录》开始,到《海边的卡夫卡》,再到前不久的《天黑以后》,所贯穿的是对恶的揭露,对恶的批判,对日本社会、日本历史的反思、审视、批判。这就完全不只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情调的作家。由小资变成战士,由作家变成人文知识分子、公共知识分子。但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他小资的方面,而他作为有良知和勇气、有批判意识的作家的一面,作为战士的一面,注意得还不够。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,更应该对他这一点给予关注,因为直接

涉及到中国。

《城市假日》:《东京奇谭集》好读吗?之前的《天黑以后》的反响一直不太好。

林少华:还是满有意思的,至少看起来很轻松,很容易看下去。《天黑以后》很多笔法都比较生涩。尽管它的立意很好,对恶的发掘,尤其一些隐喻。但笔法上不够圆熟,有人看了比较失望。以前那种洗练、空灵、幽默,都稍微弱化了。

《城市假日》:他会坚持这种风格吗?

林少华:会坚持。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佩服。陀氏的小说包容了一切,尤其是对恶的发掘,对人性洞察的深度、力度。村上就想要写这样综合性的小说。他说他迄今为止作了几次尝试都不够成功。他下一步希望有一个突破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村上的小说特别有想象力,如果风格转向批判、现实,想象力会不会削弱?

林少华:他不会采取那种现实主义的笔法,你看《天黑以后》的批判已经很见力度了。用一种虚构的、虚拟的,真假莫辨虚实实的,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,现实世界和灵异世界混为一体,我想他应该会用这种手法来写。

《城市假日》:村上现在是怎样一个写作状态?还边开酒吧边写书吗?

林少华:酒吧早就停了。他在东京有个事务所,雇了两个女秘书帮他处理信件和联系媒体。他基本不在事务所写东西,在家里写,他家在神奈川县。不过他在日本的时间也不是很长,经常到处跑。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还跟他说,“你的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。尤其是漂亮女孩子的欢迎。”他很开心:“那好啊,我得去看一看。”但是他又不大习惯在大庭广众下说话,所以一直犹豫到现在。



村上春树(左)和林少华(右)在东京港区村上春树事务所的第一次见面